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四

尚書黄文簡公鳳翔

字鳴周别字儀廷福建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廷對一甲第二人仕至禮部尚書卒年六十天啓初謚文簡

授翰林院編修奉命教内書堂公謂同官羅萬化趙志皐曰古稱貂璫賢者僅吕彊張承業二人太狹沮若輩向往心漢如史游鄭衆唐如馬存亮楊復光皆可稱述奚直彊承業也盍多所採摭使廣爲取法因纂集成書以授使誦習之

萬曆初預修世宗實錄成晉修撰復纂修會典晉理誥勑充經筵展書官會試同考官五年大學士張居正奪情起復衆論譁然吉水進士鄒元標繼編修趙用賢吳中行等上書論劾居正恚甚取中旨杖之欲斃鄒以鉗衆口鳳翔昌言於朝曰鄒生烈烈如此胡可死之囑鄒鄉人甘雨調護之鄒得無恙迨編纂章奏悉取諸疏輯入之或以爲非相意不顧也

八年春會試天下士居正欲第其子令人授意俾公入爲貧房公固辭使同官代而居正二子得售十年又當主南畿試又以吏部侍郎王篆欲私其子辭不往

代者卒以是敗人皆服鳳翔持正有識不爲阿私如
此
尋改中允晉國子監司業事明年陞右諭德掌南京翰
林院事十二年改南國子監祭酒念母歸十六年起
原官改北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充經筵講官時鄒元標已擢用復以直言忤帝被斥
而帝朝講漸稀多殖貨利公上言方今四裔鱗集闕
下陛下頻免朝講躭溺宴安臣竊恥之天下大計用
人理財二端建言諸臣獲譴獨重士氣日摧人心不
奮平居則糜爵祿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臣以爲直

臣宜召用也宋藝祖欲積縑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為用兵費二君非堯舜而猶若是今戶部二十萬之歲進既非舊額積為常供能保無冒濫者乎臣見都城內外寺宇金碧熒煌皆內帑所捐金也遠方梵刹之供奉歲時齋醮之頒仍與其捐厚費於冥漠孰若寬一分於民命哉疏入報聞

時儲宮未立中外望皇皇十八年冬有明春舉行冊立之諭大學士王家屏出以語禮部　尚書于慎行侍郎李長春及公遂上冊立儀帝怒其宣露意中變而奪公及慎行等俸三月公復疏爭之不報因乞休二十

二年起禮部左侍郎明年改吏部俱兼官如故已遷
南禮部尚書復疏辭不允再懇許之二十二年復起
尚書又辭仍不允復再懇命以新銜在籍調用
公事母至孝其膺命屢辭皆以養母故情語懇切有云
傾葵向陽遠在萬里慈烏返哺近在目前臣願爲其
近者夙夜在公難於報稱菽水竭力易於承歡臣願
爲其易者又云君親大倫輕重難稱臣誠不愛此身
以負陛下而猶不忍此身以負臣母陛下在廷非一
臣而臣母在家僅一子絕裾倚門實繫臣心又云禮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先王之寻

人事親也由子而及其家望陛下之教臣事君也因
禮而錫之孝先後諸疏剴切懇摯讀者感嘆最後母
以壽終而公年且六十挑衰哀毀不異孺子四十二
年再起禮部尚書公已前卒矣訃聞詔賜祭葬
公舉進士四十餘年在官僅十三載與人平易忠厚而
持身獨狷介謹嚴在詞林獨善蒲州張四維山陰王
家屏二相皆不久於位其於江陵多所抵牾至他相
落落無所親疎生平與鄒元標以道義相劘切家居
時貽書問學孜孜不倦爲文爾雅醇正平居著衫葦
屐自留自標無他嗜好也

尚書余文恪公繼登

字世用號雲衢北直交河人萬曆丁丑進士仕至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公生八歲而考妣客死煢煢千里扶兩柩以歸宗人睨

而弱之欲謀其產所以齮齕百方竟得無恙而議里

師受經誦習日力年甫十三補邑弟子試輒高等族

人始不復謀

萬曆丁丑成進士選庶嘗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

治亂所係在舘局三年未嘗尺寸易其度癸未分校

禮闈是年纂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修撰賜白金文

緒

戊子使閩籓封餽遺無所受歸渡黃河中流而舟膠波濤撼之柁折舟人皆泣具衣冠而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子之罪也以予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惟神實圖利之禱訖而波恬如或翼舟以濟

己丑充經筵日講官上久不御講臣予無所關其忠因以經籍分類詮解引古證傅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比古諷諫之義言者亡罪聞者足以戒也

辛卯留都主試壬辰陞右諭德典試武闈甲午陞少詹充正史副總裁修武宗毅皇帝紀丙申大內火偕講臣上章引劉向不學道厭妖火焚宮以諫是年擢禮部右侍郎

己亥擢尚書值雷擊太廟樹上言弭災以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耳不郊祀不廟享皇長子不婚不冠不冊立而礦稅日亟祖宗寧無望於陛下乎霆怒氣也兵象也循理度勢恐有窮苦之民弄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紹

與地出血復上言四方所報二氣舛錯之狀近歲來常有也天視聽寄於民今畿甸郡國百姓苦於征調榷權織造開採各欲以情訴於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之伏願以愛民實心爲順天實事罷諸弊政不便於民者疏入上溫

旨答焉

九月太白經天道山崩湧出土山五復上言天不和寒暑傷人不和贅瘥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經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金不能生

水而川竭神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氣不和也閭閻
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
辦之珠寶奸民蟻聚中使踴張世變如亂繇民命如
累卵中外太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戾氣凝而
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
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夫羣臣者陛下子也臣子不
能動君父言愈數愈厭陛下者天之子也天以非常
之變感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不報
公見士習文體日趨浮詭深用爲憂上言今俗不遵聖
經倡爲異說竊佛氏緒言惀亂耳目謂經籍傳註皆

爲糟粕倫理法度皆爲虛幻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無害性眞後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爲新說甚背理傷化宜絕其端勿使進奉旨著爲功令下學官釐正焉

公自署部時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儲又至八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上意感動勑所司爲具將行大禮已不及待卒於官

公性忠直有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顰笑不輕假人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義僚屬有不當即正色訶之終身不置姬侍不營產業曾

學士過其家茅屋數楹蓬蒿沒足歎息而去生平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文子道一累試學宮皆見寘楊夫人求爲之地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郎郡邑小試終不肯爲一言産既薄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祲傾廩以食之不給麋至就於京邸復分俸給之里人皆歎其貴而能貧貧而能施不可及也所著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侍郎郭文毅公正域

字美命號明龍湖廣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謚文毅

釋褐遊庶常自念木天重地而李何諸君子逸於外皆以作者自雄妄謂登壇不由史館吾當有以振之至於庶常之選名爲相儲而僅以詩文爲職業經濟謂何故雖博極羣書尤究心朝典於河漕鹽屯兵食大計四方風土人物利弊典章儲峙胸中倒篋而出之裕如也所著有黃離集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

甲午充東宮講官陞中允歷諭德庶子凡五年皆不離
講帷神廟嘗夜飲偶問哥兒此時出閣否自是東朝
毋午夜出講以爲嘗天寒甚鑪無宿火公大聲語近
侍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東即我輩三四
措大承乏禁近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膚僵口噤以死
乎翼日傳語禁中鑪火郁然矣公之擁佑東朝如此
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
胡瑗二齋以核真才李寧遠之孫都督君就婚於魏
國騎而過文廟門不下學錄執而扶之李家奴數百
蹋邸門思逞而魏公亦至公謂魏國今天子尚皮弁

拜孔廟奈何人臣而走馬廟門外乎即上疏由有所歸不若兩平之令請門交相謝而能

在禮部回裔以玉市而不得直號泣道左公曰明主可以理請奈何以小費失外裔心疏請支給上趣令承運庫予之

常熟諸生試於郡以小忿辱郡守或謂人衆難治公曰以衆犯法孰不與衆有力者藉衆犯法而以寡唆抵罪長此安窮請勒停一縣諸生不得試使相詬悔厥有懲艾其倡亂者以三尺從事報可

萬曆三十一年歸德沈公在政地公在翰苑咸以公廉

強直爲時斗杓而兩公亦深相得也四明相當國日久咨議叢集不能不意忌歸德公署禮部事於四明多所枝柱於是四明之私人謀傾公以覊歸德矣

公以謚法多濫其甚者議奪次議改而故大學士餘姚李公在議中四明曰我在誰敢奪公曰我敢奪如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李本當謚則葛守禮諸人皆當鐫其秩沒其邺也奪之當疏上竟留中

兩淮稅使魯保請專敕關防兼督浙直織造歸德持不可而四明票旨兼予之公曰保得關防是總督四省

也勑可與關防不可與也四明強應曰好而使文書
房近侍以上命脅公公持之益力四明告歸德上怒
甚必有處分歸德曰郭以此去官可矣四明懟并恚
歸德而關防竟得無給
秦王爲其庶子請封世子公堅執不與又請封郡王公
又爭之四明又使前奄以上怒脅公公弗應牓示部
門曰秦王由中尉進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妃年未
五十其庶子不得封世子不得違條例告擾於是秦
府所推金皆不效而恨公者益深矣
楚宗人華越上書首告楚王非恭王子王大懼輦輸其

金錢走闕下使人私於公幸毋窮治楚事請以首相者　公公怒揮之去而持楚事益力請行勘四明以下皆宛轉爲王請公固不可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頗有踪緒華趆首不盡誣公持議益侃侃諸爲楚者疾其梗已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已也訟言楚宗之來皆公使之相與盡力排公而嗾王飛章劾公以相抵公抗疏伸辨以遏政匿疏王僞金書上聞且向人極言楚潞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

行至楊村妖書之獄起上初得妖書以謂牽連宮禁甚間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大索一二臺省引繩批根

無所不至意嘗在歸德與公形之奏牘而公之兄國子君公之友若于比部王立田禮部大年布衣沈令譽方外達觀且榜且死卒無狀又數有人以虛聲恐喝勸公自裁公自信有天弗爲動同官華亭唐公晉江惕公會稽陶公卽墨周公正告四明郭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四明跼蹐無所容捭若灑地告天爲誓唐公復進曰亦知公無意殺之其如臺省之承風下石何公不早結此獄似有意瓜蔓何以辭於天下後世乎四明氣奪而遯者謂皦生光虐險有素所引語畧相合宜坐罪主謀者蕭公大亨欲脫皦生光而

奉入公幾欲置不問賴李侍郎廷機牛侍御應元湯
侍御兆京沈侍御稀王比部述古証成之大獄乃得
解久之妖書竊而楚宗變作四明遂不能安其身乃
奉歸德偕去
公立朝政事之槩出於文章氣節之外者使妥立作相
世道不大有賴乎而僅得中壽以沒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哀哉賻禮部尚書賜祭葬天啓初奉光皇遺詔
疏恩舊學加贈太子少保廕中書舍人謚文毅

尚書馮文敏公琦

字　號琢菴青州臨朐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

禮部尚書卒年四十　謚文敏

生之夕祖母夢朱衣象笏立於寢門之外曰予韓琦也

今爲而孫竊而公生因以命名萬曆丙子年甫十八

舉於鄉明年遂成進士選庶常讀中秘書與選者公

年最少肆志問學誦讀講貫日有程要尤究心歷聖

典謨洎先臣條奏講求有用之學謂魏相條上漢故

事可爲師法而奏議論事則陸宣公一人而已

已卯授編修奉冊使於瀋藩丁亥陞侍講充經筵日講

官與同官余繼登進通鑑分類註解引古誼以傳時
政
戊子主試湖廣已丑主武闈時哱賊之亂方作公於策
問中具言鹵賊陰媾并滅賊退鹵之方縷縷幾千言
後事平以策中語覆之若持左劵大都公長於策畧
淵諳故典至憂君愛國一念雖七箸不能忘片楮單
言語及時政艱危未嘗不淫淫涕下也巳陞禮部右
侍郎聞父病篤緣經筵舊勞以乞恩封并乞回籍上
允之特賜銀二十兩馳傳歸省歸甫八日而父病不
能起矣毎泣語人曰聖恩浩大此八日之養勝於三

公九鼎也服除爲纂修國史總裁

東朝未建有詔並封三王國論沸騰公取皇明祖訓一

條正告太倉太倉遂自認誤亟上疏引罪曰臣實愚

不考祖訓左應子焉𠰥教臣也其爲朝廷取重如此

辛丑主會試尋陞吏部侍郎公之佐吏部也一以奬廉

抑競爲念每月首序次循資並陞者粘列後堂之壁

遇缺挨次以補吏胥毫不得恣其罔而請託者亦無

所容其私凡言官抵觸上怒特旨下吏部降調謫削

無不殫力救援上亦屢賜優容焉

上將舉三慶典特拜禮部尚書三日而儀注畢具司禮

監以供帳乏請改期戶部輸遼餉未出都門便宜止
之以昇司禮監遂得成禮不從於素其能斡旋濟變
皆此類也
時礦稅中使四出毒徧海內公上言礦使出而天下苦
更甚於兵稅使出而天下苦更甚於礦皇上欲通商
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必欲害民皇上戒
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驛騷而驛
騷更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
自瘠民方能肥己疏留中十二月壬寅詔罷採礦以
稅務歸有司釋礦稅在獄承天諸生沈機等十二人

公諫疏不激不隨深識大體故雖以言路釜鬲之際諫
冊立諫豫教諫御朝講親郊廟請冠請婚沮三王並
封之典不行皆上所最不悅者而竟未一加譴責也
歲壬寅而疾作卒於京一切祭葬䘏賻皆加隆焉

侍郎劉文簡公曰寧

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贈

尚書賜祭葬

羅太恭人生公夢上仙奉孺子而授之曰為王家禎天下以寧故嘉名肇錫焉性至孝兩大人處食貧謝輒歌詩以慰之長善屬文十三試郡邑無不冠軍自是名動江右蒞茲土者並願托交門外車常滿而公語不及私有屬以道地必峻却之

戊子己丑聯捷兩魁鱗經時太倉王文肅公見公經藝大奇之因昌言於朝欲以鼎元相屬公聞而艴然曰

相公固憐才吾寧作韻傳狀元乎遂欲撲被行值伯父斗陽在中翰以太恭人春秋高當及時祿養力止之因忤文肅公意策乃格不呈御覽僅列二甲末尋改庶吉士讀書中秘日取國家大政一一揚搉踰年授編修傳公侯名臣三百三十有六人士林翕然歸之

壬辰休沐里居偕鄧文潔公以默識相印一切世味紛華澹如也久之貧益甚仍授徒於東郊太恭人性固簡泊嘗撫而笑曰能如是庶不愧儒家風矣

丙申晉宮坊中允直皇長子講幄時前星未定外庭浮

議紛紜公慮宮闈嫌隙易生且膚德方新聖功伊始
啓沃之任所係者甚鉅毎侍必積誠曲諭言依於仁
孝期無負輔導而後已光廟履厲日爲神廟嘉公勤
勞錫金幣晉諭德

丁酉衡文八閩得士最盛還朝會廷採議起中貴人四
出海內騷騷公愀然太息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古
之人皆用之豈詞臣職獨專文字遂發憤上書爲神
廟解六疑天下陳四患直發權璫李道王朝諸不法
事纚纚數千言時論壯之上亦爲之感動佞倖雖側
目公弗恤也亡何會太恭人病乞骸骨歸鍵戶著書

時從萬思默鄒忠介兩先生游雲居相與明性道之言自謂有得因別號雲居居恒不治生產僅有先人之敝廬族之素封者搆危簷峭立逼處於前人以為非祥既而東隣諸父果受其咎趣公議毀之竟默然存而不害獨祖廟將圯公力任之曰君子作室先廟不以勞族人也公為諸生時修家乘定祭享禮儀及貴而撫老慈幼憐儁才倚入多分施依舊鄉黨共稱之

甲辰起視南京翰林院事乙巳晉南國子祭酒公加意作人稽古立教湖州一上舍貴公子也馳馬傷其面

公面笞之揭衣見內褌大紅盛怒加責增補唐荆川
右編四十卷刻諸學宮夙負人倫鑒所識拔士有聲
館閣臺省者數十人天下皆以公輔期公而四明相
非善也久之不遷丁未奏績遂奉太恭人歸帑有羸
金數千吏白例當持去公正色曰吾以不貪爲例矣
戊申晉少詹學士直經筵辭不赴冬丁太恭人艱嘗獨
策蹇歸有枯槹當道其人不遜迫之從間道去及覺
而來謝公念其旱起撫而餉之恂恂於鄉事多類此
壬子晉少宰仲秋恭遇聖壽五紀公趨獻金鑑行至彭
城卒

修撰焦文端公竑

字弱侯號漪園先世山東日照隸南京旗手衛籍萬曆己丑進士廷對第一官止翰林修撰卒年八十一崇禎末補謚文端

公生有異質聞道甚早而好學雖老不倦幼師其兄鏡川公年十六應童子試督學趙公大奇之毘陵方山薛公見其文爽然稱異嘉靖甲子年廿四舉於鄉乙丑下第益勵身心性命之學以耿天臺羅近溪兩先生爲師時時以古學相切劘天臺構崇正書院選十四郡之儁搴鼓鑄之屬公領其事適天臺忤權里居

擔簦入楚益倡明絕學大暢厥旨內外兼融自是以斯文爲巳任屢困公車萬曆巳丑始舉會試第七人時年巳五十矣廷對臚傳第一天下咸慶得人時司寇李司徒溫餉金不受曰何儉約至此公曰無心爲儉但覺無事於此耳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饑東省亦欲表於鄉里公曰幸爲用饘粥宗人足矣

授修撰讀書中秘往歲貢廷試文僨者卒罷歸公讀卷惻然曰嘻其甚也爲具言老生需次久矣一旦罷去終無路得沾升斗且廣文席即耄居獨不能授伏生一經乎自是老生始絕無報罷者

壬辰分試禮闈所舉拔皆名流雖三場廢墳亦品隲多方曰吾無負天下士也是歲持節封周藩盡却餽遺癸巳還朝會開史局南充陳文憲公意專屬公乃更謙讓未遑爲條四議以進然正史卒不就於是網羅四海舊聞爲獻徵錄百二十卷受書中貴往第爲具文耳公曰此輩令之刑餘與曰天子之昵近也乃取古寺人垂芳遺誡教之中貴皆湔雪自喜

甲午詔備東宮講讀官遴者僅六人公與焉即毅然以輔導自任嘗講次值烏飛鳴過之偶移膚覽即肅立輟講東宮斂容以聽然後復講取典籍中可備勸誡

者繪圖演之名養正圖解神宗詳加省覽溫旨慰籍丁酉順天典試事忌者取士子牘中二三奇險語以爲陂文體調外任後事得白所司推擇爲刑丞最後推南雍司業而年已七十矣生平養深性定無旁勝無倚容澹然得失之塲家居廿載如一日惟問奇之履常滿戶外擁書數萬卷日哦咏其中有若寒士副墨之傳得其片楮剩牘爭珍襲之所著有東宮講義解易筌禹貢解考工記解老莊翼陰符經解支談焦氏筆乘續筆乘焦氏類林澹園集澹園續集澹園別集經籍志俗書刊誤遜國忠節錄京學志獻徵錄詞林

歷官表玉堂叢譜以泰昌元年卒詔贈上念其講幄功予祭二壇蔭孫官諭廕子一人入太學

顧文莊公表先生墓曰先生之宦蹟在金馬玉堂先生之道價在儒林文苑先生之大業在名山大都先生之風教在九州四海先生之遺思在稷丘梘市噫知言哉

尚書王文肅公圖

字則之陝西耀州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兄曰國舉進士官保定巡撫公幼魁傑有大人度稍長

從其兄問學博聞強記才思風發年十六督學徐用

蕳擢冠諸生毎行部必召公與俱雜諸生中試之所

至必第一初選庶吉士授簡討當是時保定公爲御

史不附執政拳毆其私人於朝堂以伉直外轉公在

史館方嚴易直傾然以公輔自待士大夫推西北亞

人公兄弟爲巨擘公守簡討十五年于時相一無所

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之獄公援引古誼極言規切四明弗善也久之陞中允歷庶子詹事以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公前後服官負望最深神宗深器大內撰進講章寒暑不輟肅容法服儼如對御三年外計郎舍蕭然苞苴絕跡庭戶天子稔知公忠謂可與寄大政萬曆中年黨論滋起山陰王公歸德沈公之後負地相偪謂可以紹二公衣鉢者咸屈指江夏郭公正域南昌劉公曰寧莅公而三江夏逐南昌逝物望始專屬公而黨人之側目者日甚一日矣

富平孫公丕揚爲冢宰秦人幾滿九列而東南講學還相應和羣小忌而謀間之會無錫顧公憲成馳書救淮撫乃嗾富平發單諮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鈎黨之計公嘆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於富平止之羣小恚移兵向公而公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賓尹以領坊爲同考官與知貢舉崇仁吳道南爭論闈事盛氣相訶誶湯之門人王紹徽間行搆崇仁於公公正色拒之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辛亥大計京朝官紹徽計湯必不免御史金明時欲避察與嗾其飛章逐公公杜門求去上不許湯亦竟坐

不謹罷諸附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攢耳并目雄唱雌和聚族以求逞於公公决意求退抗疏別白極論湯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孽見中之故倒株掘根窮極底裏然後移疾去國疏凡二十餘上始得請丁巳內計羣小方用事遂以斜拾中公天啓二年以原官起用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居無何而逆閹難作紹徽柄用以其私人喬應甲撫秦應甲有狂疾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陫阰迹引洶洶如不終日紹徽死事稍緩公亦遂卒時丁卯六月也烈皇即位贈公太子太保謚文肅蔭

一子弔祭葬如制

公明允篤誠忠君愛國出於天性登朝以後貫穿典章諳諏政術參國論與大議矯尾厲角有倫有要聞者傾聽語及朝政得失天下治亂容有蹙而色有壘惻然若疻痏之在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洞見肺腑推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割席分坐必遠去之乃已凡延見門人故吏娓娓論天下事分日移晷語不及私所著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子淑抃舉進士授寶坻知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四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五

尚書李襄敏公化龍

字于田號霖寰大名長垣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年五十八

初授嵩縣令陞南工部主事歷郎中陞河南提學僉事轉參議遷山東提學副使參政河南晉太僕少卿遼東巡撫

時倭寇已蹂朝鮮窺中國而遼歲苦虜患會東虜小彥西虜炒花把兎之屬合謀闌入公先檄大將董一元選精兵鎮武堡誘卜彥至擊之斬首四百級又遣別

將孫守廉等夜襲炒花營解右屯圍二虜皆狼狽引去屁無何虜復連犯公連破之搗其巢又大破之有靖遠高平什方寺之捷當是時虜不敢犯遼陽登萊天津而王師得一意與倭戰也

楊應龍反播州公授尚方賜劍總督川廣湖貴諸軍事至則南川飛練綦江巳焚戮而重慶且告急公密諭其守臣堅壁固守而姑爲文告緩賊疏請徵兵諸路而儲用其大帥明年春諸路師各以兵至有衆二十萬公分五監六師以八道進討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帥馬孔英繼至再勝金子壩連勝

高坪克海門關以逼賊巢
總兵劉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决勝然夙與應
龍昵人皆疑之於是遂公延入卧內輸心腹且以危
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死報効
公乃檄書於朝遂委綎專制進綦江破三峒與賊
父子遇連戰皆捷取婁山關入其養馬城帥吳廣進
合江用間降安羅三寨擊斬賊將郭通緒入崖門再
捷牛水塘棲賊於囤而逼其後戶帥陳璘進偏橋掃
四牌七牌苗下長坎關青蛇畧大小三渡設牌柵以
防賊逸帥童元鎮進烏江戰不利合水西兵勝于母

氏囤帥李應祥亦招降奬進戰有功當是時諸將畢集海龍囤下而公以艾憂奉詔墨縗視師責戰益急六月五日經連破其外關廣璘潛師攻囤後遂入大戮應龍自縊死檻其妻拏黨屬歸京師所捕斬首鹵二萬二千六百有奇俘獲無算賊既平條上善後十二事分其地郡縣之又立屯衛郵置學校田稅之制蓋千年蠻壤隸於職方

公既成播功而歸天子起公治河先是河臣創議開泇河功未就公疏因之便拓其遺跡爲新渠堤閘具修歲漕數百萬無梗再以艱去召爲兵部尚書協理戎

政有整飭營務十二事旣隸樞有防邊任將十六事其營務疏畧曰京軍之可虞者其身貧苦而不知有生人之樂其心離散而不知有急公之誼凡人必結其心乃可得其力必同其休乃可共其戚今之飭營務者其要領亦惟曰去其疾苦蠲其糜濫使京軍擔石之糧盡得及於身而潤於其家夫然後約束可申而軍容可習也夫營軍有十二苦十一濫十九宜十二苦去則軍士傷心之怨少蠲十一濫清則軍士剝膚之災半減十九宜行則軍士元氣巳復而神氣漸振臣三月以來廣詢博採晝作夜思熟計其便幸賜裁

實施行

[illegible][illegible]邊任將疏畧曰臣惟用人一節待用在將帥本原在臣部本正而末正自然之勢也臣惟是守皇上之法使人可以洞見臣心而不疑有功必錄有罪必懲積閱及期而必遷營進躁競而必黜才實可伏縱謗書盈篋而不行中未必有即譽言日至而必擯以推轂之事權歸朝廷之威命要於中外將領專精神於功伐一路庶幾可以得干城之用謹陳任將之事八防邊之宜八公之苦心憂國深計疆事治兵必優恤士伍用將必憐愛人材大概如此亦足以見公臨戎

制勝之本矣

三十六年三月職方主事葉世英言東方寖盛鎮江寬奠之間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陰謀公為戎政尚書亦言遼左危在旦夕皆因稅監高淮擾民激亂以為東方之資

尚書涂恭襄公宗濬

字及甫南昌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天啓初年卒謚恭襄

授慈谿知縣補蘄水調繁江陵黃岡皆有政績考選山東道御史巡按廣西河南山西時鄭洛方經畧西事公上疏論洛始終主和厚遺兩氏要結撦力克回巢權行邊難寧夏兵變復薦李材可任請令立功贖罪不報朝鮮中倭條聚餉訓兵等四事請錄用逐臣孫丕揚鍾羽正鄒元標等亦不報乃具疏引疾不許二十七年再按順天遼東稅監高淮暴横公劾其懷奸

越俎請旨嚴飭勿干預政務惟以事陷丞通判羅大
器復疏辨其廉謹亦不報
將議征播州公言楊應龍衆叛親離祿勳議未定或恐
改土爲流羣懷覬望宜明詔諸蠻誅止首惡若安氏
及七姓五司能禽斬應龍來獻即裂地予世守平清
偏鎮諸處乃入黔要害白泥飛練尤轉輸所必經請
命洞撫移鎮沅州我兵新練未知地利應行南丹東
蘭泗城三司各選土兵三千聽川督調發仍勅督撫
條上方畧假以便宜帝是其議前後積臺資九年陞
大理寺丞歷左右少卿給事中錢夢皐以楚宗事欲

追褫侍郎郭正域并論左都御史溫純坐以朋黨而
外轉給事中鍾兆斗復繼夢皐極詆純連章求去公
上疏駁之皆切直留中
三十四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保寧堡當
極邊舊設叅將守之而波羅在延安西止用守備防
禦前巡撫鄭汝璧題兵更易將卒戍兵遂寡弱公請
復舊制已猛克什力等果犯保寧叅將高繼光禦之
格斬二百五十餘級邊鹽雍滯榆林道陳性學條六
弊公疏上之因言小票盛行官引愈滯二路軍資缺
乏請行禁革從之猛克什力等復犯神木波羅公易

總兵張承胤遊擊杜文煥等擊走之斬獲千八十二級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百戶
三十九年沙計挾欵遂大舉入寇公率承胤東援斬級百有二十七沙計走二月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當是時順義王撦力克巳死卜石兎以長孫當嗣素囊爭之王封六年不成至是五路台吉糾合七十三台吉攻素囊右卜石兎而素囊與忠順夫人亦修戰具拒之公兼程至鎮河諭素囊所兵又檄五路等循彼俗先婚後封皆退聽於是卜石兎及忠順夫人議婚方封俟而五路復要忠

順制板升之半于卜石兎忠順不從五路復搆兵忠順懼賄以名馬金幣乃止公言忠順諸部之主也五路要挾忠順不能制則忠順孤而五路益強將以挾忠順者挾中國矣請調還賀世賢於大同報可

四十年夏忠順夫人卒公以三世欵貢請恩優䘏詔予祭七壇九月東西各部吉能素囊等欵關援俺答例爲卜石兎請封公疏言封事不成由忠順年老拒婚素囊復據彼俗家財例與少子而卜石兎孱弱藉五路等爲聲援臣等嚴加備禦不言王封其討始窮今三枝十二部各投結請封應請如例查俺答時東自

宣府西至河套皆責令約束今宣府白洪大河套吉能皆各爲一部順義所制者山西大同三枝十二部而已十二部中智力相雄長者五路台吉也兵馬足抗卜石兎者素囊也公正服諸部者兀愼也恭順能調和素囊者把漢比妓也臣借素囊兵力樹兩匈奴之形而以把漢恭順調素囊之悍以兀愼公正破諸部之奸三人歸心則十二部衆臣皆得而聯屬之今既就封五路等宜各加陞授於是卜石兎襲封順義王封把漢比妓忠義夫人五路等各都督同知僉事有差

四十一年正月遣虜班王弘憲賞勅赴邊諸部不至公
復疏言卜石兎定議之項忠順忽亡今九月至塞以
天寒回巢取衣跡似延緩誠恐論議横生彼情中變
請飭嚴禁於是給事中趙與邦疏劾公明知諸部遠
出曲爲護解請收回成命兵部尚書王象乾言順義
四十餘年不敢忘中國恩宜以天地之量處之乃命
留勅使俟氷解竣事五月卜石兎等至得勝市請勅
賞六月受封西鄙復寧公上其事詔加太子太保原
蔭子陞一級總督如故已錄延綏雙山響水保寧三
次斬獲功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蔭子錦衣百戶

世襲四十二年命原官回部管事公以卜石兎雖封而與素襄久不相讓請暫停大市所有新命望別選名德俾一意邊事不許給事中解經雅劾公貢事未完輒離鎮城至蔚州又自蔚州還陽和倏來倏去市甕開偷不堪中樞之任不聽明年卜石兎等貢馬詔陞賞如例命公馳赴京給事中亓詩教復論公貪功冒破公具陳歷年出入之數且卜素交爭絕口不與言封令補進表馬非臣始望所及何云曲徇帝優詔答之會追叙三十七年波羅常東三堡功告廟宣捷賜蟒魚服蔭子錦衣副千戶世襲以病乞歸

天啓元年遼事急御史周宗建刑部侍郎鄒元標等各

疏薦公詔起協理京營戎政具疏辭凡十三上不許

力疾赴闕尋卒

尚書魏公學曾

字維貫別號確菴陝西涇陽人嘉靖癸丑進士仕

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卒年七十有二

授戶部主事有權璫爲商人居間欲冒支芻糧銀鉅萬

大司農業許之矣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

府庫爲此輩潤橐耶謂非與大司農亦無以難之

嘉靖中分宜相欲改郎吏部需一見始決謝不見亦

不果改蒲坂楊公總督薊遼欲假事推轂不肯受事

再強之則曰度支郎殿最有主者不敢當督府也未

幾楊公入爲大司馬又欲得爲屬固遜亦不果改其

生平不干進類如此督餉宣府時立交兌法吏不得緣為奸適鹵騎薄城中守者不知所出遽攝衣乘城指授方畧鹵遁去邊人大喜謂折衝禦侮乃不在秉臣王計耶

為蘇寺少卿松江翰白糧不整當輸者罪其鄉人執政者以為言不可再言再不可於執政門人也而守官不能法如此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數句內為變悲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至固不問或以為言則曰勇本吾人向處置失宜故外遁耳我且

撫而用之何購爲語傳虜中勇以爲信然䄍市㚇入城偵知勇在速酋帳下乃閉之甕城中而執之虜患以寧會當事者以修怨故抑其功止晉俸兩級尋以椿極歷陞大捷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

庚午起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時新鄭高公以閣臣攝部事閣務繁重部事一切倚重焉爲立年格杜請謁新鄭勁直難下人獨禮重之每事未嘗不稱善

會雲中請貢市議成公獨明其非便新鄭公曰此特羈縻之耳公曰羈縻者如牛馬然操縱在我封貢成絕之速禍長此安窮反有制焉而不能制未能羈縻也

新鄭愀然曰慮不及此爲之奈何公曰令不朝發夕改也不如嚴與約有期有數彼不從則閉關如故失不在我議遂決

壬申神廟即位新鄭與江陵同在政府各以才雄一世頡頏皆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歡而江陵欲得公爲助心知與高公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以爲搏高公公謂之何蓋是時有疏論高公者矣公正色曰二公皆當時名賢同心爲國即有失不難盡言搏之一言非所取聞江陵爲改容謝焉亡何高公策免廷臣失色公獨大言曰上踐阼甫數日首逐一顧命大臣豈

正始事且此詔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凜然朝罷更要九卿諸公詣江陵所諸公有至有不至而江陵稱病謝罷客高公遂行當是時江陵以師保朝委裘與馮璫表裏用事公獨斷斷如也天下聞而壯之

癸未江陵敗乃起爲戶部侍郎未任改右都御史督倉場有所不合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其時言路大開有蔡擊執政冢宰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文及南都九列公曰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國是乎人情乎諸公心服其言頗重遵宰執意相視首鼠奮然

曰此自出魏其不可不以相累也諸公乃不復言保
留事後月餘果有言之者其履方守正不詭隨如此
遂再疏乞骸骨
公罷政家居適鹵寇西北羽書旁午奉詔督陝西三邊
軍務屢辭不獲則移書政府罷款議戰執政報書如
指始就道比至固原鹵酋明莊二部各擁衆數萬擾
邊三戰三北之斬明安走莊酋獲其部落五百餘級
上嘉其勛晉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賜金
綺有加方計圖火酋而有寧夏之變哱拜父子故降
夷宿有叛志會撫臣以事摧折之遂殺撫道據城以

叛人心洶洶至則發二檄傷撫以緩之旋移檄各鎮徵兵餉而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偏師駐花馬鳴沙諸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陣又分兵收服四十七城堡以孤賊勢賊果大括城中金帛婦女賄鹵時時與鹵出入則多發敢死士夜銜枚擣鹵巢牽其反顧兵餉四集則進師薄城下圍焉城堅不可拔計惟決水可灌灌城恐多傷士民且促之從賊不便乃築堤障水簣土壘圍水圍城如帶漲七八尺城浸且圮城中懼且謀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書城中疑賊黨使自相圖居民亦多受公計爲內應未幾哱氏果與

其黨自相殺八月甲子夜城南門啓我師鼓譟入哱氏闔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急欲攻城有議以逗遛者詔逮公問狀既行去城破之日月餘耳何得言逗遛搢紳爲上書白寃章滿公車終不一言自明而上感悟還公官歸里亦不錄功廷議惜之

公魁岸偉傑平生慷慨多安攘大畧明習邊事而士大夫所嚴事其學以誠信不欺爲主文宗司馬子長書宗晉俱得其逸趣所著涇陽志遼陽奏議詩文若干卷

侍郎梅公國楨

字克生號衡湘湖廣麻城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贈右都御史

二十六舉於鄉再試下第挈家居長安門扯宿將徒兒遨戲近畿走馬角射衩衣短裒長揖巨鼻望之如羽人劍客識者以爲郭元振張詠之儔

癸未與仲弟國樓同舉進士國樓選庶常公知順天之固安縣刊落敎條蠲除贖鍰闊略簡便務得民和中官操豚蹄餉公請徵責於民公懽然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俄而牒追民至公奮髯怒罵

趣鬻妻償貴人債出今日死杖下矣中官益喜少選邢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金付中官叱僞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也哀慟訣別中官亦慟不顧得金公固不可曰小民償責誰不鬻妻子顧可令貴人折閱耶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泰立悲咽卒毀券而去

壬辰春二月寧夏鎭將哱拜子承恩劉東暘等殺巡撫黨馨據城以叛攻下四十餘堡許朝土文秀辮髮胡服分道勾虜虜數犯玉泉花馬開約五六月大舉應賊中朝大震議緩師招撫以苟不用兵爲貴公爲監

察御史昌言於朝謂賊勢已成奇謀已久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外勾大鹵內引叛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衆人心愈疑爲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詔赦無以携黨與非特遣無以重事權非破格無以庸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無以作士氣寧遠伯李成梁父子威名素著諸子家丁驍勇慣戰賊降夷雜種出入遊徼心輕中國獨憚李氏耳請以西事委成梁擇文臣知兵者監其軍天威既臨不敢四出魚游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營路恃以無恐他方觀望憚而自戢失此不圖吾不知其所終也神廟

可之

朝議憚用兵又憂李氏跋扈不宜假以兵柄公抗疏極論中朝果疑李氏當在遼東握兵之時不在廢閑罷鎮之日李氏即有異志亦在危疑不安之時不在明主洞察之後復望陛下斷自宸衷可疑即別爲調遣可信即立加委任臣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賊如歸命則臣爲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事平之日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若其不捷軍法具在不敢以臣之罪貽累他人也上以成

梁老姑徐行命公監如松軍以往
公初謂總督魏學曾遲頓玩寇意殊薄之繇紅山渡河不與相見久之乃知其忠誠爲國傾心相信誓以共死甘肅巡撫葉夢熊自請討賊駐師靈州思推學曾功代其位而忌其倚公以辦賊也飛謀鈎謗閒阻百出六月公自領精騎二百與如松分兩軍壓城而陣公跨馬督戰飛礮碎從騎弗爲動諸將咸顧望不力焚南樓取火箭弗應城中射帖約內應匿弗報賊磔之城上公憤盈上疏自劾言諸將用兵不及見戲從前報功盡屬欺罔臣身先士卒激使僇力同心以報

陛下不能協和反致疑忌事至此臣不得不言臣有言人不得不恨請下臣於理若秋冬間西事不大獲即斬臣都市以爲欺罔之戒上已先入夢熊蜚語得公疏震怒逮問學曾遂以夢熊代非公疏指也夢熊既得代忌公滋甚監軍權輕無賜劒又奉嚴旨申誡侵越公以忠赤風厲將士以老謀指受方畧以誠心感動携貳以機權籠駕狙詐諸將始而狎中而畏既而感激踴躍願爲公死公所畫制賊之策三曰絕勾鹵曰携脇從曰用水攻至是而其局大定鎮城三面阻水塹其北而尖之賊將安往賊不能突出鹵不能

闞人是我以堤爲長圍也七月堤成凡千七百餘丈決水灌城城東西崩各百餘丈賊守陴者皆哭待乞降堅守以待鹵鹵數萬騎從李剛堡渡河去鎮城三十里公夜舉火趣李如樟邀擊如松尾之暹明兩軍夾擊鹵大敗繞賀闞山遁去用木筏銜城竿鹵首以示之曰此而所勾著力免也賊絕望鹵至梯城而下願見撫監軍面陳歸順拜承恩東陽及濠望拜而去許朝躍刃踰濠如將及公壯士張進朝欲前公咲止之披襟而與之語朝逡巡納刃屈膝下拜城上下歡石焰天鼓角殷地公神視安閑進止自如咸咋指歎

曰梅監軍眞天人也

八月八日夜二鼓三人縋城來告賊以重陽入大城置酒南城可得也諸將莫敢信公曰往我任之及城諸將讓登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而上公緣梯大呼老將軍先登矣乃畢登降人殺守者血流活活有聲公踞坐血營中籍記功次傳呼止殺男女然燈夾拜讙呼再生南城下賊據大城以守諜知賊黨攜貳遣南關民李登往間哱氏殺劉許自贖會劉東暘先疑土文秀僞病誘殺之承恩殺許朝畢邪氣并殺東暘城中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十六日整師而入不僇一

人或說公盡殺降人以應封賞公曰事定矣妄殺何爲藏劉許俘拜承恩以獻闕下括賊帑以補軍興籍降丁以實營伍此吾所以裁西事而報天子也夢熊聞之乃自靈州馳至封賜劍下令盡誅降者承恩方從公出獵遂就縛拜闔室自焚軍士大掠公卽日禁被就道題詩驛亭長謠歎息而已東陽朝首級皆燬夢熊將函他首以獻使人示意於公公曰有一首可代其人喜而問公笑指其頭曰此是也遂不敢言公入朝據實奏報曰諸將可以欺臣臣不可以欺陛下也朝右皆右夢熊以首功論公陞太僕寺少卿過邊

撫推用蔭一子錦衣百戶而諸將士從公效死力者多不得敘

賊平之後抗疏爲舊督臣仲雲曰攘其位掩其功又欲殺其身乎吾願與魏同罪不願與葉同功不然他日何以見宿衛之士乎南城之役與將士緣梯蹴踏右手傷大指血沁佩玦酒酣慷慨循玦而歎幸哉七尺無恙其不爲此指者幾希矣

擢用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公在雲中鹵王方欵塞一日忽大出獵縣令關揚諫曰秋成多損稼公弗爲止後數日得鹵諜鹵欲大入以有備中止縣令乃服扯

酋送精鐵數十斤曰鹵中某山忽產此公笑受之命工製爲劍銘曰順義及鹵來市求鐵鑊公禁諸邊勿與出劍示之曰前者鹵王所遺鐵中國所未有爾何用此頑鐵爲也鹵衆大譁歸怨扯酋扯酋詞詘遣人首服謝罪公曰我以至誠待爾無爲也仍與之鐵王畢邪氣者鹵中知文法爲酋者也同諸爽來見公護之曰汝非王畢邪氣也何得僞來王扣頭自陳非僞公笑曰人言汝爲間鹵中我久礪斧鑕以待汝汝故馴謹如此幾令我誤殺好人王扣頭感泣自是輒輸鹵情以告公以恩信待鹵時其撫賞恤其凶饑每延

其鹵酋傳呼聲訾尊嚴若神已而離立偶語娓娓如家人鹵爭獻嘗所服毳裘以明身侍公側亦請公冠服歸襲而拜之曰猶見我公也他鎮鹵聞公名皆呼大人延鎮帥挑釁殺其講事八十三人鹵大殺掠延撫王用賓婧之不聽曰必得梅大人言爲信公命使至遂立解其爲諸鹵敬信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五終